

■家庭相册

父亲与我

□潘艳菊 文/图

我应该感谢父亲，因为他，我没有在贫穷的老家生活过，他是我们那个大家族里唯一走出去的人，使我得以从小过上虽不是锦衣玉食但衣食无忧的生活。

父亲是一名威严的军人，平常的他总是不苟言笑。当年的父亲也拿他训练士兵的标准要求我和哥哥们，每当起床的军号响起，我们赶紧一骨碌爬起来，熄灯号吹响后才能休息。所以打小我简直就是野小子一个，爬树翻墙钻防空洞，打靶场上捡弹壳。最喜欢打仗的游戏，楼前楼后“抓强盗”，训练场上和警卫连的战士一起练爬滚，和大院外的孩子对垒“打仗”，打的不敢独自外出。有一次打架，一块飞石击中了我的脑壳，我捂着伤口回了家，斑斑血迹印红了白衬衫……一直以来我都有着男孩子的性格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

因为父亲所在的野战军换防，加之工作的调动，我跟父亲也辗转了好几处地方生活。五年的小学就分别在三所学校读完。也因此造成我很大的困惑，“我是哪里人”。我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父母称之为老家的地方，但它对我是模糊的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都要重新适应陌生的朋友、陌生的语言环境，又常有小朋友跟在我后边学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口音，因此造成我越来越沉默、寡言少语。及至长大成人，每当有人不经意地问我哪里人的时候，我往往不知如何



作答。这种没有故乡的感觉影响了我的生活。刚开始独立，我就为异乡的风景所惑，一心往外飞。当梦想成真，翩跹得像如释重负的小鸟，没有片刻的伤感，不曾有丝毫的停留，心底满是自私浇灌后绽放的向往之花。而我的父亲在戎马半生之后，又叶落归根回到生他养他的

家乡。父亲的最后五年很“乖”，脑血栓的后遗症已造成他半身瘫痪、言语不清。每次通话都只能发出“啊、啊”的声音；一条左腿拖在右腿的旁边蹒跚前行……这个背影常让我眼泪蓄满眼眶，不能在他身边端一杯水，递一次药，揉一揉他麻木的腿，任何言语都显得贫瘠与乏力，唯有泪千行……

盘点父亲对我的爱，我竟然在记忆深处搜寻不到多少感人的情节。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有次和父亲闹别扭，彼此互不说话，赌到最后已经是看谁先开口说话。一个月后还是威严的父亲无奈地打破沉默问我：“你是否一辈子都不打算和我说话了？”从此尽释前嫌。

但是父亲对我的爱，我是能体会出来的，它贯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融入了我的生命。爱，分得清的是生分，分不清的才是血浓于水的真情。

昨晚，梦到父亲，醒来我再次泪流满面。父亲，天堂安息。



盛一朵云回家

□化君 文/图

她是一个孝顺的女孩。每次回老家，都是大包小包，里面装满价格昂贵的吃食和服装。虽然她过得并不富裕。

后来，单位破产，她没了工作，房租总是一拖再拖。从此，她便很少回老家。

一天，她刚从外面回来，手机响了，是母亲。母亲从来不在这个时间给她打电话，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她哆嗦着手按下接听键，才叫了一声妈，就听见母亲说，知道你好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

挂了电话，她才想起，已经半年多没回老家了，母亲一定是想她了。

可是，工作仍然没有着落，她连几十块钱一箱的牛奶都买不起，更别说高档礼品了。她越想心里越堵得慌，扯起一件外套就出门了。不知不觉来到公园，她坐在一条长椅里发呆。不大会儿，一个男孩拉着妈妈的手跑过来，坐在她旁边。男孩突然仰起小脸说，妈妈快看，天上的那朵云彩多像一只大绵羊，还有那

朵，像冰淇淋，那朵像小鸡，那朵像……

男孩的话仿佛一根长长的藤蔓，把她的思绪牵回到那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。那时，每到周末，她就闹着跟母亲下地。其实她什么都不会干，但地头边有一个林场，林场里种满苹果树、桃树、梨树、柿子树，还有草莓、葡萄和甜瓜。路上，母亲嘱咐她，见了看林场的爷爷嘴巴甜点儿。

母亲的话真是灵验，她连喊了几声爷爷，就换来一大堆好吃的。她坐在地头边吃了个肚儿圆，然后就抬起头来看天上的云彩，一朵，两朵……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再睁开眼睛时，红彤彤的太阳挂在西边，云彩都被映红了。她高兴地拍着手跳啊跳的，一边朝母亲喊，妈妈快来看，那朵像骏马，那朵像小兔子，那朵像……母亲听了，不去看天，目光在她脸上移来移去，柔和和，暖洋洋的。她想，天上的云彩一定也是这样的吧。然后，牵了母亲的手，蹦跳着回家。

不知不觉，她的心像是荡漾在清碧的柔波里。她忽而懂了，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幸福更让母亲幸福的了。

她抬头望向天际，红彤彤的云彩一朵一朵，像老家田里的棉花一样柔软，温暖。她想，只要带着一颗温润欢畅的心回家，母亲见了，一定会比任何一件贵重的礼物更高兴。她回头往河边瞅了一眼，夕阳下，妈妈正牵了男孩的手，回家，灿烂的笑容，和云彩一样柔和。

■青春岁月

离家第一夜

□荣红娟 文/图



生的床，都让我有孤苦伶仃的感觉。

离开家乡前，从小依赖着的奶奶泪湿了眼眶。“红娟呀，在学校不比在家，别冻着自己啊！”母亲问我可收拾妥当，别丢下了什么东西，路那么远，不好办。6岁的妹妹所懂不多，只是一味地问着，“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呀，回来带我玩呀。”毕业后的整个暑假，我都是带着她参加同学聚会、游玩，6岁的农村娃，还没有上学，也只知道玩。

全家只有父亲一句话都没有讲，他要送我上学校，陪我报名找宿舍领被褥脸盆，安顿好我他就起了回程。学校里没有逗留的地方，外面的旅馆要收费，爸局促地搓着手：“能省就省点吧。”

越想越心酸，越想越难以入眠。忽然，鼻子一酸，泪珠溢出了眼眶。我哭了，是的，离家的第一夜我哭了。不敢出声，不敢放肆抽泣而抖动的全身，硬是将一切化为无声，消散在城市的夜色中。

那个星期六，我和王雪云约定一起回了老家。之后很久，她跟我说她哭了一个星期。我说，我也是。

■工友情怀

园丁老张

□林晓波 文/图

校园垃圾多了，才想起老张。

老张就是校园的花木工兼清洁工。平常，他在校园忙碌，一般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。他总会比大家早点起来扫地，又在放学后搞公共卫生。大家上课的时候，他就在花园里忙着做事。

是一些咿呀的音乐，吸引我注意到他。

他坐着一辆破旧的电瓶车，从校园的大道上溜过，隐约撒下一路歌声。原来，他的破自行车或者电瓶车上，总有一个小小的收音机。一会儿放些川戏京剧越剧之类，一会儿又放些革命老歌或者民歌。这样的组合，显得真有些滑稽。

我想，他还是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。

在扯杂草的时候，只见他随着音乐将杂草薅起，背着投向破箩筐。那些杂草就乖乖地落入筐内，划出一道绿色的弧线，让人想到数学课本上的抛物线。更有趣的是，他用粗大的手护理花木，还摇头晃脑地哼上几句戏曲。还真的是，他那花黑的脸，就像戏台上黑脸的包公或者花脸



的“小丑”。

但是，老张是学校的临时工。从穿着上看得出来，他是从农村来打工的，家境不怎么好。而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，也不会关心他的具体情况。只是校园有垃圾了，才会有人说，那个张老头呢？

在我的印象中，老张总是低头忙着自己的事情。每天，无数的学生走过，在校园大道形成了青春的潮流。他就像树木一样站在旁边，等学生匆匆走过，就赶紧打扫干净。

如果发现学生随便用垃圾，他只会小声地喊：“哎，同学，爱护卫生哦。”但是，没有人理会他。遇到调皮的，还故意逗笑着甩些废纸，让他弯腰去扫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严厉地要求学生停下来，将垃圾捡起来放入垃圾桶。

然后，老张就会对我笑一下，笑得怪难看的。

事实上，学校还真少不了他。

校园里的花草树木，在夏天最容易生虫。老张就背着农药，朝高大的树上喷药。风一吹，他的脸上身上都是农药。走到哪里，他都有一股农药的味道，让人捂鼻子。甚至，一些女孩子还尖叫着躲开。他也不生气，木讷地走了。然后，到绿化带低头看看被虫吃烂的“万年青”，仰头望着被虫咬的叶子，喃喃地说着什么，满脸的焦虑。

这才是真正的园丁。

可惜，后来，校园不再那么干净了。

老张几天没到学校了。有人说他生病了，有人说被辞退了。真正的原因，有谁知道呢？